



博卡青年 VS 河床

- 首次德比: 1913年8月
- 双方正式比赛交锋记录
博卡胜 88, 平局 78, 河床胜 81
- 最悬殊比分比赛
博卡 6 比 0 河床 (1928 年)
河床 4 比 0 博卡 (1955 年)

- 进球最多比赛
河床 5 比 4 博卡 (1972 年)
- 曾效力过两队的球星
卡尼吉亚、巴蒂斯图塔、鲁杰里
- 曾执教过两队的名帅
梅诺蒂 (率阿根廷夺 1978 年世界杯)

南美解放者杯决赛次回合的延期昨天终于有了结果: 河床和博卡青年将于西班牙当地时间 12 月 9 日晚, 在马德里的伯纳乌球场争夺最后的奖杯。但无论最终谁夺冠, 对在阿根廷足坛斗了一个世纪的两个冤家来说, 只是旧恨未了又添新仇。

仇恨 超出足球范畴 付出生命代价

解放者杯决赛次回合因为 11 月 10 日首回合比赛河床球迷的暴乱延期后, 球员受伤的博卡青年坚持冠军应该直接判给他们, 因为 3 年前和河床的 1/8 决赛, 博卡青年就因为自家球迷对河床球员喷洒胡椒水, 被直接剥夺晋级资格。但南美洲足联知道, 如果这样操作, 简直是火上浇油。

20 世纪初, 两家俱乐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码头区相继成立。不久后, 河床离开移民区, 搬到首都以北富人居住的努涅斯区, 而博卡青年仍留在原地。在当地人眼里, 河床代表着优雅和炫耀, 博卡青年则代表着粗犷和辛劳。两家球迷的对立由此产生。

1966 年的南美解放者杯决赛, 河床被乌拉圭的佩纳罗尔逆转, 博卡球迷因此给老对手起了新外号“弱鸡”, 意思缺乏勇气是个孬种。河床球迷不甘示弱, 连送博卡青年两个绰号: “猪”和“掏粪工”, 讥讽他们来自空气浑浊、破烂不堪的社区。在申花效力过的外援特维斯代表博卡青年踢球时, 就曾在河床球迷面前大跳“野鸡舞”, 河床球迷则在看台上“放飞”穿着蓝黄两色 (博卡) 球衣的巨型充气猪, 冲突的导火索因此屡屡点燃。1968 年的联赛, 博卡青年球迷在河床主场焚烧主队旗帜, 导致退场时发生踩踏, 造成 71 人丧生。阿根廷《体育画报》记者马苏尔曾总结: “100 年前, 它曾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。而在今天, 河床与博卡青年的比赛只关乎仇恨。”

如果你是一位初来乍到的外国球迷, 经常会被要求站队。通常, 在招待你的饭桌上, 主人就会拿出一件河床或者博卡青年的球衣, 告诉你: 现在你就是我们的人了。而一旦旁边有对手的球迷, 肯定不干。弄不好, 饭没吃上, 先

伤了感情。而要和当地人拉近距离, 外国球迷最好对对方支持的球队做点功课, 比如河床的联赛夺冠次数比博卡青年多 (36 比 32), 或者博卡青年赢得的解放者杯是河床的两倍 (6 比 3), 甚至可以指出, 博卡青年从未降级, 而河床却“堕落”过……打定主意后, 千万要注意身上勿要出现对手的代表色。前博卡青年“王牌”里克尔梅就说过, 自己打小从不碰任何红白两色 (河床的球衣颜色) 的东西。另外, 如果有幸去现场看球 (单场球票很难买到), 记住车子千万停在离开球场至少 2 公里的地方, 不然的话, 很可能被输球一方的球迷泄愤时砸坏。

信仰 博卡留驻原地 河床另攀高枝

西班牙有皇马与巴萨的国家德比; 英格兰有利物浦与埃弗顿的默西塞德德比; 在苏格兰, 是凯尔特人与格拉斯哥流浪者这对死敌; 在罗马, 拉齐奥与罗马球迷甚至在加油站就干起了架。但比起河床与博卡青年的“战争”, 他们都算小儿科了, 因为, 世界上大概没有两支球队间的竞争能差点毁掉球赛本身。尤其这回, 对抗了一个世纪, 两队首次要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一决高下。

在河床主场纪念碑球场外发生的这场骚乱中, 多名博卡青年球员挂彩。河床球迷使用了石块和催泪弹作为攻击武器, 还有河床女球迷把烟花绑在孩子身上来到现场。客队大巴的车窗被砸碎, 博卡青年队长佩雷斯和队员拉马尔多被玻璃渣划伤眼角, 因为吸入催泪瓦斯, 特维斯呕吐不止。博卡青年球迷遭围困 7 个小时, 直到半夜才被允许离开球场。俱乐部官员克雷斯皮事后感叹: “我们到这里是来踢球的, 不是踢一场战争的!” 只是在两队球迷心里, 他这话就是倒过来理解的——只有战争能为河床与博卡青年间的恩怨做注脚。

追溯战争的源起, 同是贫民区出身的河床却主动奉迎富人, 令博卡青年无

法认同。上世纪 30 年代阿根廷联赛职业化改革后, 被对手戏称为“百万富翁”的河床用黄金支付两名球星佩乌塞雷和费雷拉薪水, 更让曾经的邻居恶心——要知道,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火爆球市的要求下改造主场时, 博卡青年作出留在博卡区的决定, 今天的糖果盒球场有一侧看台后面就是街道和当地人的房子, 这代表了这支球队的信仰: 即使很多方面都不完美, 也要努力争取, 而不是改头换面, 放弃自己的根。

管理 成为社会问题 缺乏应对措施

维护河床和博卡青年赛场秩序的警察, 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。拿高压水枪射下充气猪, 施放催泪弹, 都算常规动作, 把球场和两队球迷所在的区域划为临时军管区都不为过。但即使这样, 仇恨的火焰依旧穿透一道道防线, 令人防不胜防。阿根廷总统、曾担任博卡青年俱乐部主席的马克里呼吁对两队的球迷解禁, 允许客队球迷进场观赛。事实证明, 这是一个“馊主意”。这场事故暴露出南美洲足联、阿根廷足协与当地警方的不称职。

近些年阿根廷足球被拖欠工资、贪污和财政危机所困扰。足协主席从格隆多纳到塞古拉再到塔皮亚, 举步维艰。如今好不容易, 河床和博卡青年一同闯入解放者杯决赛, 重新为阿根廷足球吸引到全世界的关注, 这场骚乱却又打了他们一记耳光。更糟糕的是, 出事后, 警方表态无法为决赛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, 逼得河床俱乐部直接找当地城市管理局局长谈判。

谁都清楚, 就算把球场封起来, 也不可能让这场战争消停哪怕一秒钟。博卡青年不满只对河床罚款 40 万美元和空场比赛 2 场的处罚, 寻求上诉。如原阿根廷队主帅马蒂诺所说, 两支球队的“战争”折射的其实是社会问题, “人们活得越来越复杂, 总是争斗不休, 好像不这么干就活不下去了一样。” 本报记者 金雷

六公里外 听到呐喊声

我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多年, 记忆中, 因为这座城市有 6 至 7 支阿根廷甲级联赛的球队, 火爆的德比几乎是城市每周的主题, 比如独立与竞技两家俱乐部也是一对死敌, 当然河床与博卡青年的德比名气最大。

我在努涅斯区居住时, 尽管住所离开河床队的球场有 6 公里, 但一样能听到球场传出来的呐喊声。比赛日当天, 附近的酒吧会爆满, 大家都在谈论这场德比。如果你不是俱乐部的会员, 基本弄不到球票。我也很少去球场看球, 因为你去了就出不来了, 那里的场面太疯狂了。每场球踢完, 球场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。即使在球场外, 如果一名河床球迷遇到一群博卡青年的球迷, 身上的球衣都有被扒下烧掉的危险。

我就读的公立学校里, 70% 的同学都是博卡青年球迷, 后来转到一所私立学校, 全班同学只有一个人不是河床球迷。只要空下来, 很多同学就会拿出画笔, 专心致志地描绘所支持球队的队徽、队服。因为当地很多孩子从小就到俱乐部的梯队踢球, 支持自己的俱乐部是他们一辈子的信仰。我有个同学, 他是博卡青年球迷, 而他的外公是河床“铁粉”。每到德比前, 祖孙二人都会为自己的球队争执不下, 一家人变成了“两家人”。

这次解放者杯的骚乱, 可能是有极端球迷组织挑头。有人质疑安保不利。其实, 有时你也不知道, 维持德比秩序的安保是哪队的球迷, 他们是不是真的尽全力保护死敌球迷? 把这场比赛挪到国外的中立球场, 也许更合适。

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翻译 王侃 金雷 整理

斗了一个世纪 如今谁解放谁

博卡青年球迷所在的看台

河床球迷为球队加油 本版图片 IC



场上拼抢

